

癌症預防

〔美〕 G. E. 伯克利著

▲維生素A、B、E的抗癌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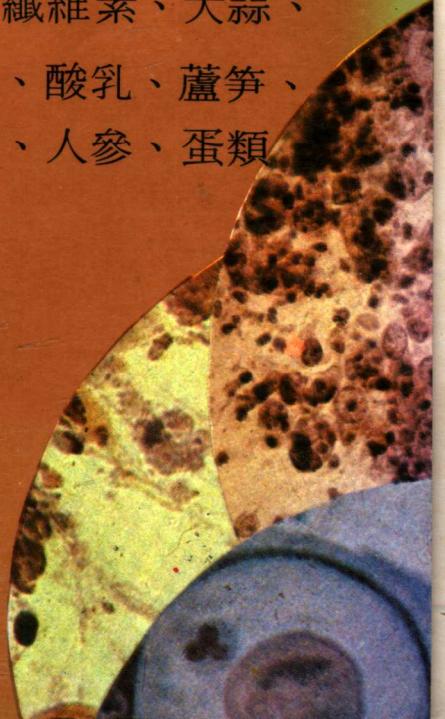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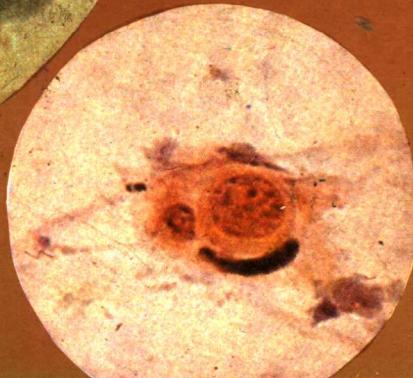
▲有助於抗癌的礦物質——鎂、硒、

碘、鋅、鉬、鉻、硫、鉀

▲抗癌膳食——肝、纖維素、大蒜、

洋蔥、蘑菇、酸乳、蘆筍、

蜜蜂、海草、人參、蛋類



癌症預防

〔美〕 G. E. 伯克利著

陳祖輝等譯

醫藥衛生出版社出版

內容提要

本書為著名美國預防醫學博士、社會科學家 G. E. 伯克利《Cancer —— How to Prevent it & How to Help Your Doctor Fight it》一書的中譯本。

書中介紹了維生素 A、B、C、E 的抗癌作用，抗癌食譜，有助於抗癌的礦物質鎂、硒、碘等，心理學、健身運動與防癌，脂類、香煙、咖啡、酒精、過燙的飲食、美容與癌的關係，環境污染與癌，以及得了腫瘤怎麼辦等，全書貫穿了預防為主的觀點及近代免疫學理論。

在闡述每個問題時，作者例舉了古往今來許多科學家、醫學名流（包括五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及民間醫生的大量成功實例，引用了豐富的近代科學實驗素材，論據堅實，科學性強，全書文字簡潔，通俗易懂，生動有趣。

癌症預防

〔美〕 G. E. 伯克利著
陳祖輝等譯

醫藥衛生出版社出版

香港北角丹拿道52號2樓

勁華文化服務社承印

九龍官塘偉業街 116 號二樓

一九八三年六月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序

近代醫學往往局限於一種「二者擇一」的見解。病人要麼得了肺炎，要麼不得。他要麼該作闌尾切除手術，要麼不作。凡此種種情況，使得臨床醫生很少有時間或機會去按照預防醫學的要求對病人作出恰當的判斷或評價。譬如說，營養缺陷會導致許多類型的疾病，但屢見不鮮的情況却是，在疾病發作以前醫生並不明瞭它，有時甚至在疾病發作後醫生仍莫明其妙！

這裏讓我舉個例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院的一個醫學小組，檢查了通過屍檢證明患有壞血病的69位病例，發現主治醫生對這些病人的診斷只有6例無誤。

這一實例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醫生們在營養學領域還缺乏應有的知識和指導。目前美國僅有24%的醫科院校講授營養課程。另一方面，從某種程度看，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也可能由於這種真正的壞血病（因缺乏維生素C而致）在美國已屬罕見。但事件本身却暴露了對飲食診斷的潛力的忽視。營養缺陷的病人，通常長年累月會感受到某種似病而又非病的狀態。

幸虧這種情況正漸漸扭轉。醫生和各類職業衛生工作者似乎在逐漸領悟到：對醫學而言，除了單純地診斷某種明確的疾病和作出醫治處方外，還要負更多的責任。

作為我上述意見的一個例證，讓我們共同見識一下1966年在亞拉巴馬大學醫學中心腫瘤臨床室的一項實驗。大約有54位患宮頸癌的婦女定期在該室進行放射治療。在治療開始前一周，半數病人供給特定的優質營養飲食，另24人不供給這種特別的飲食。放射治療結束後三周，未獲得這種特別營養輔助的婦女中有63.3%對治療產生效果。這一比例正屬該項治療的正常情況。但是，獲得特別營養的實驗組却有97.5%產生治療效果。

倘說僅僅一個星期的優質營養能使癌症的康復率產生這樣明顯的變化，該如何設想在癌症的整個問題中良好的營養所能起的作用呢！

近年來，關於營養學、心理學和其它因素在誘發或（按實際情況說）防止癌症方面的作用問題，已揭示越來越多的證據。伯克利博士運用自己的才智，已將大量這類材料編纂在本書中，並以生動的、易為外行理解和實踐的格式奉獻給讀者。作為立志於從事預防醫學實踐35年的醫學工作者，我衷心向所有關注癌症的人推薦此書。在癌症發生率持續上升的現時，看來每個人都不想置身局外吧？

醫學博士 羅伯特·D·瓦尚

目 錄

| | |
|----------------------|----|
| 序..... | i |
| 1 災難和希望..... | 1 |
| 2 格爾森博士的病例..... | 3 |
| 3 圍繞格拉斯哥實驗所發生的事..... | 9 |
| 維生素C和普通感冒..... | 13 |
| 維生素C和癌症..... | 20 |
| 驗証維生素C的抗癌功效..... | 22 |
| 維生素C的合適劑量..... | 26 |
| 4 維生素A、B、E的抗癌作用..... | 28 |
| 維生素A..... | 29 |
| B族維生素..... | 32 |
| 維生素E..... | 36 |
| 總結..... | 40 |
| 5 有助於抗癌的礦物質..... | 40 |
| 鎂——非凡的礦物質..... | 41 |
| 硒——“沉睡”着的礦物質..... | 45 |
| 碘..... | 47 |
| 鋅..... | 49 |
| 鉬..... | 50 |
| 鉻..... | 51 |
| 硫..... | 52 |
| 鉀..... | 53 |

| | |
|----------------------|-----|
| 6 抗癌膳食 | 53 |
| 肝 | 54 |
| 纖維素 | 55 |
| 大蒜 | 57 |
| 洋蔥 | 58 |
| 磨姑 | 58 |
| 酸乳 (Yogurt) | 59 |
| 沙丁魚的威力 | 60 |
| 蘆筍 (Asparagus) | 62 |
| 蜜蜂的恩惠 | 63 |
| 海草 | 67 |
| 蘋果和其他果品 | 67 |
| 人參 | 68 |
| 蛋類 | 69 |
| 7 其他途徑和方法 | 73 |
| 心理學與癌症的預防 | 73 |
| 借助心理學治癌 | 76 |
| 瞑思 (Meditation) 療法 | 78 |
| 瑜伽 | 79 |
| 運動 | 80 |
| 母乳和牛乳 | 81 |
| 拉脫來 (Laetrile) | 82 |
| 體驗與核實 | 85 |
| 8 阿德爾 · 戴維斯之死 | 87 |
| 脂類 | 90 |
| 蛋白質 | 93 |
| 牛肉與腸癌 | 98 |
| 糖、糖精和鹽 | 100 |
| 香煙、咖啡因和酒精 | 105 |
| 不宜吃得太燙 | 108 |

| | |
|---------------------|------------|
| 美容與癌..... | 108 |
| 工業化社會能否造成致癌條件？..... | 109 |
| 9 抗癌生活..... | 113 |
| 食物進補劑..... | 115 |
| 飲食..... | 119 |
| 得了腫瘤怎麼辦？..... | 124 |
| 如何對待醫生..... | 125 |
| 着眼健康的未來..... | 128 |
| 文獻述評..... | 131 |

1. 災難和希望

1968年，一個外科醫生小組在給一位作了腎臟移植手術不久的病人會診。當時手術進行得非常成功，醫生們都不會預料到會有不良後果，因為這種手術雖然頗為精細，但在當時已不鮮見。可是，眼前的情況，却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

病人腎臟的上半部竟比下半部腫大兩倍。此外，X光透視揭示病人的胸部長了一個瘤塊。他們開始並不清楚，他們所移植的正是一個癌變中的腎臟。這時，癌瘤已開始在接受腎臟的人體中擴散。

通過將癌變的腎臟重新切除，代之以長期的人工腎裝置，醫生們才得以控制住癌瘤的發展，保全了病人的生命。但是謎底仍未解開：供給腎臟的原主為何不表現出任何患癌的迹象？為什麼當腎臟還在供體時，癌瘤能一直保持抑制狀態，而當移植到他人體內，才開始活躍起來呢？

與此同時，另外還有一些類似的發現，也引起了人們的揣測。外科醫生作屍檢時，會在有的屍體中找到癌的預兆。但是，當這些死於其他原因的病人活着的時候，並無潛伏這種惡性腫瘤的症候。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他們的癌瘤一直隱藏在體內，以致病人和醫生都難以覺察到它們。

有些人曾提出一種新的理論，以圖解釋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他們認為這種怪現象是人體免疫系統的功勞，這種理論的創始人是澳大利亞醫生伯內特。醫學界早有察覺，人體同其他動物一樣，也具有自己的防禦屏障，可以動員起來對付外來的襲擊。譬如，當一個人的手臂受了刀傷，為了戰勝外來的感染，體內的白細胞就會增多。當然，人體的防禦系統並非總是每戰告捷，但在發動某種攻擊方面，往往是成功的。

伯內特設想：免疫系統不僅保護着我們免受外來侵襲，同樣還可對付內部的宿敵。據說，人體每天都得再生出數以億萬計的細胞，在增殖這些細胞的過程中，總難免發生差錯。幸虧我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自身免疫系統都能迅速辨別和清除這類異常細胞。然

而，當免疫系統衰竭或有缺陷的時候，異常細胞便會生長、擴散，以致形成癌瘤。在美國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要受到它的威脅。

免疫理論可以解釋：在有些人的屍體中可以發現抑制狀態的癌瘤，而在他的一生中，却似乎從未顯出患癌症的任何預兆。也可解釋：為什麼被移植的癌變腎臟，一旦移植到新主人體內時，便又開始興風作浪。在為病人準備腎臟移植手術時，醫生都得設法抑制病人的免疫系統，以免病人對新的「來客」器官產生排斥。但這樣做時，却又使得癌瘤乘虛在病人體內肆虐無阻。

免疫理論給認識癌症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途徑。這種理論強調：我們之中的每個人，幾乎毫無例外地至少與癌症的某些早期階段有所牽連。每天死於惡性腫瘤病的每一千個美國人，實質上並非在乎「患」癌。與其說「患」，不如說只是因為他們無力殲滅，或者至少可以說不能抑制癌症的惡性發作。

這一理論同時還可以解釋為什麼控制癌症的傳統措施收效甚少的原因。在以往25年中，最常見癌症的死亡率一直保持不變。醫療機構至今仍以探討癌症的某種治療方法作為主要目標，而不是動用大量經費——目前每年接近10億美元之巨——去尋找改進人體自身免疫系統的措施。

幸運的是，有的醫生，其中也包括一些非常傑出的學者，自始至終都以一種高瞻遠矚的眼光來看待癌症。他們不事喧嚷，却積累了不少有說服力的證據（可惜至今仍只有少數人知道它們）。這些證據支持並加強了免疫理論。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證據還清楚地告訴我們：

(1) 採用幾種相當簡單的、主要是飲食方面的預防措施，大多數人可以免於癌症。

(2) 通過同樣的辦法，即便是得了癌的人，大多數也可以大大增加他們繼續生存的機會。

不管醫生們怎樣認為，這種說法即使夠不上徹頭徹尾的假話或哄騙，也許會使你覺得輕率和荒謬。但是，奉勸你和你的醫生，在作出你的結論以前，不妨稍為光顧一下支持這些證據的科學研究。首先讓我們介紹一下用免疫理論和膳食方法進行抗癌鬥爭的第一位醫學博士——馬克斯·格爾森醫生的茹苦經歷。

2. 格爾森博士的病例

如果在本世紀20年代，你去詢問某個德國醫生「誰是德國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他準會肯定無疑地提到費迪南德·索爾布魯奇的名字。因為首先是索爾布魯奇成功地進行了人類心臟手術，成為胸外科的先驅者。當時，邀請他在醫學討論會上作報告的請帖，紛至沓來。

有一次，正當索爾布魯奇乘火車赴會的途中，他無意中得到一個驚人的發現。他和一位煩躁不安的乘客共坐同一臥車廂，乘客的臉上顯露出隱約可見的瘢痕。醫生揣測，這人也許遭遇過一次嚴重的燒傷。然而這位旅伴告訴醫生，他的瘢痕是患皮膚結核病時留下的。

索爾布魯奇對這位乘客的剖白覺得不可置信。皮膚結核病，這在醫學界又稱真狼瘡，在當時是不治之症。「狼瘡無醫治之方」，這位著名外科醫生語調深沉地說。但乘客依然堅持他患的是這種病。外科醫生執意探個究竟，就讓旅伴解開外衣、襯衫，及時作了診查。醫生大為驚異！他這位旅伴的胸部果然有一塊已完全治癒了的皮膚結核斑。

這位乘客把這樁醫學奇迹歸功於比勒菲爾德的一位年輕的內科醫生——馬克斯·格爾森。據乘客陳述，格爾森博士的辦法是飲食。索爾布魯奇邀請旅伴改日帶着他的內科醫生赴慕尼黑作客，這位乘客欣然接受。二周以後，索爾布魯奇會見了格爾森。在他後來的《高明的外科醫生》一書中，年輕的博士被描寫為「一位聰明和謙遜的男子」。

格爾森告訴這位著名的外科醫生，他本人曾經患過一次很厲害的偏頭痛。在抑鬱、茫然無措之中，決定嘗試改變一下自己的飲食習慣，終於發現一種使他病癒的養生療法。從這以後，他就用這種辦法去醫治同樣的疾病。結果幾乎毫無例外地都能奏效。一次偶然的機會，一位病人還發現，格爾森的膳食療法同時還治好了他的皮膚結核。從此，這位年輕的內科醫生就一直用他的獨特「處方」醫治這種結核病，效果幾乎一向極好。

產生如此驚人療效的奇特食物，竟是什麼呢？——原來只不過是不

加鹽的普通飲食！

索爾布魯奇開始的反應是將信將疑，甚至覺得有點可笑。他看不出這樣一種療法與所取得到的療效之間有何相干？！但，那位旅客令人信服的實例，却又如此吸引了他，使他下決心試一試格爾森的療法。

他在自己門診室的一側開設了一間「狼瘡站」，不久便有 450 位病人登門就醫。開始的結果是大失所望，盡管患者的膳食中未加一粒食鹽，狼瘡依然肆虐着病人的皮膚。稍後，索爾布魯奇意外之中發現了試驗歸於失敗的秘密：一位有過度同情心的護士，將香腸、啤酒和其他禁忌品，偷偷地給過他的病人。

於是，在索爾布魯奇的嚴密監督下，重新開始了試驗。後來他曾這樣描述過：「不久便證實了格爾森是對的，我們的患者差不多個個都復原了。我們目睹患者的痛苦一天天消去。參加試驗的 450 位病人中，只有 4 位未被格爾森博士的無鹽膳食治癒。」這項試驗證實格爾森飲食的療效達到 99 %。

於是，格爾森的大名便不脛而走。在普通的報章雜誌上也刊登了介紹文章，病人蜂擁而至。在他勸導下，魏瑪共和國軍隊開始採納脫水食品，以代替罐頭食品。但是，當時德國的醫學界對此並不賞識。除了索爾布魯奇等少數幾位，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主要醫師都聲稱格爾森的治療方法不科學。

1933 年 5 月，在柏林醫學院釀成了一次示威。當時，正是希特勒開始執政，而格爾森博士是猶太人，他被迫逃往奧地利。在維也納開業以後，他又遭到醫學界的敵視，在反猶族主義①的惡浪中，他又輾轉到了巴黎。在法國首都，他過去的一位病人——巴黎銀行的總經理，幫他建立起了一間診室。但不久他離開了巴黎又到了紐約，1938 年批准他在該市開業。

格爾森開始運用他的飲食療法醫治人類其他疾患已有多年。1928 年，他用這種方法治癒了一位膽道癌症患者。後來，又用這種方法治療了 12 位以上癌症病人。據他後來所說，有 7 例獲得成功。在維也納，他讓 6 位癌症病人改用他的食譜，因匆匆離去結果未明。在巴黎，他所治療的 7 位以上癌症病例中，有 3 位得了救，一位情況未明。1941 年在紐約的安定生活，使他開始診治癌症，並在長島建立了一處住院診所。

格爾森的抗癌飲食，同他的抗狼瘡飲食一樣，都是無鹽食品。他還設計了無脂肪膳食。歸結一點，就是用鉀代替通常的鈉。病人主要食用水果和蔬菜汁，以及荷蘭芹、芹菜蒂、堇菜、蕃茄、洋蔥、土豆和胡蘿蔔調製的湯。癌症患者同時還服以盧戈氏碘液②、啤酒酵母、肝丸和一些別的進補劑。他甚至叫人給他本人注射肝劑。還允許病人吃某種麥片。

食譜中禁用酒精、煙草、精製麵粉、肉和魚，特別嚴禁薰製的、罐裝的或按任何方式貯存過的這類食品。巧克力、咖啡、茶葉和調味品也在禁忌之列。蛋白質盡量排除，多數藥物也得忌用。格爾森特別告誡禁用麻醉藥。據他說，在他的飲食條件下，病人體質變得過度敏感，麻醉藥足以致人於死地。

食譜似乎不合口味，但是，這還不算格爾森療法中最難熬的部分。格爾森認為，大腸的激烈蠕動對病人頗有治療功效，所以硬性規定灌腸為病人每天的生活常規。

如此清淡的食譜和令人沮喪的灌腸時間表，顯然不會吸引一般病人，除非其他一切治療都證明無效、病人已對治癒喪失了信心。情況也確實如此，跨進格爾森門坎的患者，差不多大多數都是意識到死神已在向他們招手的人。這類病人的醫生都已宣判他們無法醫治，他們轉而求救於格爾森，多是出於絕望之舉。

在格爾森手下，病人嘗到了什麼滋味呢？他們中的大多數並未領略到冥想中的奇迹。但是許多人還是不知不覺地恢復了健康。看來，至少格爾森療法對有些人是生效的。

格爾森本人也常常率先承認，他的療法對不少病例仍然是無效的。譬如對血細胞數量較低者以及罹患嚴重肝損害者。縱令如此，格爾森認為他的辦法可以治好30%「不可救藥」的病人，而處在早期癌症的就醫者中，幾乎全部可以包癒。

為了支持他的斷論，1946年在華盛頓的一次參議員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有5位按理「不可救藥」的病人為格爾森博士作證，他本人也

①「閃」指閃米特人，這裏指反對親猶太主義。

②盧戈氏碘液：將碘40克和碘化鉀60克溶入水中，稀釋至1升——譯者

作了證明。以弗羅里達州的參議員克勞德·佩珀為主席的小組委員會提出了以 1 億美元撥款資助癌症研究的議案。儘管格爾森並不想為自己要求任何研究基金，但他還是表示支持這項動議。

格爾森還在紐約市的一次有 200 位企業家參加的午餐會上，宣佈了 5 位其他經他治癒的病例。在《50 例癌症的治療效果》一書中，他詳細描述了他對各種惡性腫瘤成功治療的經過。

一位紐約新聞記者 S·T·霍特，最初認為格爾森是庸醫。在拜訪了他的幾位病人之後，便改變了他原來的看法。被訪者之一是新澤西州的梅伍德理髮師，左肺曾長一腫瘤，疼痛得不能扭動脖子，醫生判斷他只能再活幾天。當求助於格爾森膳食療法後，病人竟得到了幾乎是徹底的治癒——僅遺留幾股肌肉的損傷。數年後當記者去採訪的時候，他正在家中料理家務。

另外一位病人是患大腦瘤的一位軍人，腦瘤切除後重又復發。患者顧忌第二次手術，因此改投格爾森診所。經格爾森治療數月後，腫瘤竟完全消失。

這以後，軍人還邀了他的一位正患卵巢瘤的弟媳去見格爾森。據診斷，如果手術及時，她可免於一死，但動了手術就斷了生育能力。格爾森未經手術，便治癒了她的病疾。幾年以後，這位軍人的弟媳領了兩個孩子去拜訪她早先的醫生。初一見面，醫生便讚揚她，以為她做善事，收了兩位「養子」。但當她驕傲地向他說明這是她自己的孩子時，這位醫生根本就不信。隨後，這位軍人的弟媳挑戰般地和醫生打賭，請醫生打電話詢問澤西市基督教產科醫院。醫生果真拿起電話……最後，當然醫生輸了。

格爾森最出名的病人是小約翰·同瑟，即著名的驚險小說書——屬 30、40 和 50 年代最暢銷的書——的作者的兒子。大約 1945 年，這位 17 歲的孩子得了大腦瘤。苦惱的父親為兒子的病，幾乎跑遍了全美，尋訪了幾乎每一位有名的癌症專家。專家們幾乎用盡了所有的常規療法，包括外科和 X 射線等傳統療法，甚至少見的芥子氣療法。男孩的腫瘤依舊長勢凶凶，未有減色。

同瑟聽說格爾森的療法之後，便詢問孩子的醫生，可否登門一試。主任醫生並不表示異議，但却十分肯定地預言：這孩子看來還只能堅持

一周。據另一位專家回憶，孩子的多形核白細胞數已降至 3%，說明已是深度貧血。這樣的病人還沒有得救的先例。

1946年 9月當孩子送進格爾森診所前，他的病況和醫生們的預測便是如此。但後來又怎樣呢？下面是同瑟本人在其動人的傳記《死神並不可畏》一書中的描述：「一周之內，小約翰漸漸地非但不再感到難受，反而開始大大好轉！白細胞數目穩定上升，腫瘤以罕見的速度收縮着，瘤部傷勢漸癒，而且，真可謂奇迹中的奇迹，頭部的腫瘤終於趨於平伏。」月末，當孩子的白細胞數恢復正常時，腫瘤仍在繼續退縮。同瑟寫道：「當時，我真高興和激動得忘乎所以！」

但後來，事情却出了變卦，事情的複雜情況及其造成的後果，按同瑟本人的訴說，確難正確判明問題所在。當孩子仍處在明顯好轉之際，腫瘤又開始長了起來。「是否應作摘除手術？」格爾森和別的醫生之間繼續進行着爭執。格爾森忌諱麻醉術，但這次終因慈悲心而勉強同意給了病孩一針奴佛卡因。稍後，他又勉強同意了激素治療。但病孩的狀況已漸趨不妙。另一次手術又失敗了。

這時的小約翰已不在格爾森診所，格爾森飲食也早被拋開。同瑟及其前妻於是決定再試一下過去的療法，即先用 X射線，隨後是芥子氣，準備萬不得已再求教於「殘酷」的格爾森膳食。但是小約翰再也沒有機會回復格爾森膳食了，他在1947年 7月 1日死去。

格爾森後來把小約翰舊病復發的原因歸咎於激素治療，並向記者陳述了他自己竟然贊成這種療法所感到的悔恨。但是，據同瑟所述，孩子病況的惡化，似乎在激素治療前已經開始了。即便如此，格爾森療法在開始階段所獲得的驚人效果是不容置疑的。因為，這畢竟是個預後「活不過一周」的孩子，經格爾森之手，竟然多活了 8個月。同瑟也認為：「撇開偏見，說句公道話，對比其他療法，格爾森膳食確是獨樹一幟，它所達到的功效確實叫人驚嘆！」

圍繞小約翰的處治問題，格爾森與其他癌症專家間的紛爭，確實並非新問題。只不過是他與歐洲同行的交鋒中所遇到的老問題在美國的重現。不過時過境遷，此時此地，已不在索爾布魯奇那赫赫威名的麾下而已。

紐約郡醫學會對格爾森的方法不但斬額，還指控他自吹握有治癌之

術，拒不發表他的著作，也不向醫學界同人介紹他的醫術。不過，記者却發現，格爾森已給雜誌社寄去了文章，要求公開驗證他的治療結果。不過，後來也都一一被拒絕了（幸虧，格爾森在這以前已經發表了大約50篇醫學論文，大多數刊登在德國雜誌上）。

記者霍特在其趣味盎然的《馬克斯·格爾森真有其治癌醫術嗎》一書中寫道：醫學會的醫生們訪問過格爾森五次。博士每次都向他們出示病案、X光照片，甚至活生生的病人……。醫生們也都彬彬有禮地離去，只是不吭不響，從未為他們的親聞目睹寫過報道。對格爾森的圍攻依舊存在。不久（1950年），高瑟姆醫院聘請了他。1958年，紐約郡醫學會却中止了他的委員資格。為什麼呢？據說，原因出於格爾森曾作為廣播電台的訪客，在通宵廣播講話節目裏出現過，罪在「個人出風頭」。

稍往深一層窺瞥一眼之後，霍特發現，其他的博士醫師們也有在同樣場合下露面的，但是他們却沒有受到類似的指責，原因在於他們的背後有「大樹」尼倍爾撐腰，無人敢於問津加罪。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格爾森的「出人頭地」是他以前的一些患者所主持與安排的，這也可能是一些同行嫉妒的原因。其實格爾森並不需要出風頭，因為他的患者已多得應接不暇。

但是，醫學會的壓力剝奪了他的收費權。他無權聘請青年助手。結果之一是，由於操勞過度，格爾森醫生終於在77歲時死於肺炎。結果之二是，在博士身後沒有留下一位經過徹底訓練、可以繼承業績的人。格爾森膳食配方也就隨着創始人的亡故而煙消雲散了。好在歐洲還有人操着與之類似的治方。

為什麼醫學同行對格爾森及其著作嫉妒呢？老約翰在書中曾提到過一位給小約翰·同慈治過病的醫生的一席話，似乎觸着了癥結。這位癌症專家說：「如果這種治法（指格爾森膳食）果能生效，我們豈不可以把成百萬美元的設備統統拋到河裏去，任憑用罐子熬着胡蘿蔔去治療癌症了？」的確，格爾森和他的膳食，對整個現代醫學作法的基礎，是一次不小的衝擊。

雖然如此，格爾森博士在學術團體中仍有不少支持者。5位應邀出席參議員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的醫生發表聲明，為他們親聞目睹格爾森本人用他的那套辦法所達到的驚人效果作證。但遺憾的是，博士最知名的

學術社團贊助人，却遠在非洲的密林之中，他就是傳教士醫師兼人道主義者艾伯特·施韋策。過去曾有一次，當施韋策本人和他所求訪過的所有醫生都對他那生命垂危、患結核病的妻子束手無策時，他找到了格爾森。經過格爾森之手，他妻子竟能多活了30年，79歲去世。

後來，施韋策作爲癌症治療基金會（由格爾森過去的病人和贊助者組成的一個團體）的主席，繼續了格爾森的事業。正值格爾森去世之際，施韋策給一位同行醫生的女兒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寫到：「我是把他當作醫學史上最傑出的天才之一來看待的。他富有某種天生的品質，出於對疾病本質和醫治過程極爲深邃的了解，才十分成功地開拓出一條嶄新的途徑。」

格爾森果真是醫學天才嗎？從他那個時代以來，已探明的許多研究課題說明：他本人並不是完全意識到他的醫術的奧妙所在。例如（正如我們後面要看到的那樣），從他的療法的效果分析，無鹽膳食的治療效果就不如他投給病人只作爲基本滋養品的肝丸更好。他所強調的灌腸，也許並不總是必要的。當今我們所掌握的、有關癌症和營養之間關係的大量知識啓示我們：格爾森本該可以設計出一類或許比較有味、同時也更有療效的膳食。

格爾森所走路子的正確性，是無可置疑的。我們姑且不拘泥於他的膳食制度的細節，甚至撇開他的療法的功效，起碼可以說，他確實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他的摸索分明已預先運用了由普通醫學所發現的免疫理論，然而却在他提倡和實踐這一理論以後數十年，人們似乎才恍然大悟，並大事宣傳起來。

下面的章節中，我們將逐漸展開了一系列的材料，讓讀者自己去涉獵，透過這些材料，我們還可對格爾森療法的許多細節進行修正和更飾。但是，所有這些材料都是奠基在他的基本觀念之上的。其基本論點便是：具備正常、健康代謝能力的機體，不會遭遇癌症之苦。

3. 圍繞格拉斯哥實驗所發生的事

在北卡羅來納州的里茲維爾。有一天，弗雷德里克·克蘭納博士正